



捎着冬天上路

□凌华平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一直捎着冬天上路。

每一个冬天，投射在人生的画布上，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记。小时候，不贪春之暖，不尚夏之凉，不恋秋之华，却独独期待冬天的来临。冬天来了，冰雪有期，堆雪人、打雪仗、滑雪车、吃冰溜子，流光浮影的故事，却以最长久的方式，冰封在童年的记忆里。

冬天来了，年就近了，没有什么比过年更值得憧憬的，过年意味着可以吃好吃的，可以玩好玩的，可以穿新衣服、得压岁钱，可以点烟花、放鞭炮、逛集市、看花灯，还可以整天整天的疯玩，却不被父母呵斥和责罚。

冬天是萧瑟的，但萧瑟可以唤起亲情无间。这样的温暖，是裹在身上那补着一块又一块补丁的粗布衣，是穿在脚上那扎了一个又一个针眼的千层底，是家人挤屋闲坐灯火可亲的欢声笑语，是

厨房热气袅袅升腾的烟火气息，是睡觉前温脚的一桶热水，是临行时祈安的一壶米酒……

冬天是冷峻的，但冷峻可以激荡热情无限。四季春夏秋冬，无数次的往复轮回里，冬天永远最后出场，它在提醒人们，铅华褪尽之后，朔风砭骨才是生活的本真，勇毅坚强才是一张张走向未来的通行证。只有挨过冬天的考验，才能迎接下一个春天，只有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岁月磨砺，才能不断升华对人生的感悟，在追逐生命意义的路上走得更远。

冬天如甘草，初尝是苦的，慢慢咀嚼才能尝到甜味。

犹记小时候住校，学校条件不好，经常打不到热水，只能用冷水洗澡。洗澡的地方就在宿舍门口，寒意包裹中，呲着牙，狠着劲，掬一捧冷水猛地浇到身上，再用手迅速地磨搓皮肤。身体在凉水的刺激下，顿时散发大量热量，升腾起阵阵雾

气。赶紧打肥皂，涂抹揉搓，最后冲洗干净。洗完穿上衣服，身体好一会儿才回过温来。这是我与冬天的亲密接触，每每想起竟能倍感温暖。

我的十八岁成人礼，是在寒冷的冬天进行的。那年，我参军入伍，来到千里之外的北国大地。这里的冬天更冷，寒意透骨、滴水成冰，我们顶风冒雪，站军姿、踢正步、喊呼号，跑五公里，拉紧急集合……在冬天的鞭策下，一点一点削去青涩，磨掉稚嫩，蜕变成一名真正的军男男子汉。

“人生有梦不觉寒，此心光明万物生。”怀揣四季，向冬而行，梦想便会成真。

捎着冬天上路，捎的是时光不羁。冬季不尚浮华，观照人生，树木抖落一身锦绣，花草褪去绮丽彩妆，它们用最简单的姿态，诠释着最深邃的人生哲理：把日子过成冬天的模样，多一些返

璞归真，少一些繁复冗长，在“简”和“淡”中感悟人生真味。

捎着冬天上路，捎的是岁月峥嵘。冬天不装扮、不粉饰，万木萧疏，千江似练，一切都显得那么深沉博大、坦荡安然。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人生就应该有这样的豪迈壮阔，以最平凡的态度去孕育不凡，以最无惧的气度去赢得明天。

捎着冬天上路，捎的是苦难辉煌。想起冬天，就会想起革命年代，那些衣衫槛楼的老红军，就会想起爬雪山、过草地，想起高原腹地、边陲哨卡、林海雪原。“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在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我们唯有不忘历史、牢记初心，方能行稳致远、不辱使命。

冬季催人奋进、给人力量。捎着冬天上路，让冬之意蕴为时光作赋，让冬之风骨为生命放歌，让我们在每一个冬天的陪伴中，感念生命，奋力前行！



新年心语

□廖华玲

小区花园里，一位住底楼的老婆婆拄着拐杖，独自缓缓地行走。那年搬来的时候，老伴还健在，两人一起买菜、散步，形影不离，相伴相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夏天，老爷爷突然去世了，什么病症也没查出。老婆婆年轻时为照顾儿女，没参加工作，老爷爷是她的依靠。老伴去了，我以为婆婆的天也塌了。

几个月后，我又见到了老婆婆。那天的天气极好，我走过花园时，婆婆正在阳光下收拾那几盆曾被遗弃在垃圾旁的盆栽植物。老人慈祥地望着我笑，面容平和，不见岁月的波澜。曾几近干枯的花花草草，已是绿意满盆，有的还鲜花绽放。老人半眯着眼，看着花，微笑着。原来，生活是一面镜子，你若对着它哭，它也会对着你哭；你若对着它笑，它也会还你一个笑。送你一句新年心语：用心生活，每天都是新年的时光。

新年，是刻在人生年轮上的心语。沐浴在新年的红日里，似乎能听见时间在阳光里流动，那是幸福在流淌。朋友、同事、邻里，身边这些平凡生活的平常人，让我的心暖暖的。只愿岁月静好，新年快乐！



腊八粥

(外一首)

□罗裳

推开腊月的门
腊八粥的香味，就袅袅地
飘散出来
温暖了冬日清寒的梦

小米，心思一样小
红豆，羞涩一样红
大枣携手桂圆
合力渲染它的香甜

那刻骨铭心的香，仿佛
香的二次方
那情深意长的甜，好像
甜的精华版

腊八粥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历尽尘世的炎凉
尝遍生活的苦涩
只把最美的滋味给你

胃口暖了，心口也暖了
喝过腊八粥的人
都怀抱春天
呼出一股田野芬芳的气息

小寒时节

北风拉开帷幕，草木齐声合唱
漫天雪花翩翩起舞
合力把一个季节推向高潮

三两只麻雀，装扮成枯叶
站在光秃秃的枝头
生怕羽毛下的温暖被风看穿

繁华落尽，萧瑟的荷塘瘦了一圈
流水把波澜收入怀里
枯荷将清芬藏进内心

汹涌的冷，冻僵枝头的光芒
梅花，点亮火焰
用热血写下春天的序章

谁的笑声推开扉扉
腊八粥的香味，袅袅地飘出来
让回家的游子加快了步伐

透过窗花，一双双眼睛在凝视
田野上麦苗牵着麦苗
把一首首古老的民谣唱得又嫩又绿



把冬埋进浅浅的笑涡

□张桃武

柿子熟透了。四只柿子摆在洁白的瓷盘里，像四盏橘色的灯，吃一口，心里就明亮一寸。夜里，下霜了，总听见风撞击窗玻璃的声音。咚咚咚咚，是大地沉着的心跳。你看，早上呵的气儿也开始变白了。这偌大的城，一下子进入了浅冬。

我生在冬天，因而最爱冬天。冬天于我而言从来肃杀严酷。一想到冬天，跳进脑海的是橘子柿子，满地梧桐叶和冬日晴天的暖阳。童年的那条街道种了很多梧桐树，它们为居民所珍视，旧城改造时不舍得砍伐，在道路重建后，一排树依旧在水泥路中间枝繁叶茂。夏天撒下阴凉，冬天带来浪漫。那时，梧叶落完了，冬天也就结束了。很像欧亨利那个最后一篇常春藤

叶的故事。我就这样捧着橘子，踏过梧桐叶，走过那些暖暖的冬日午后。

我的心境对季节和温度的感应很明晰。春的热情，夏的活力，秋的沉静，冬的温存，写在我一年四季的性格里。冬天，就像一场轮回之后，那个美好的终局；是花样体操运动员完成多个复杂的旋转跳跃后，那个稳稳的落地。

人们期待的圆满，总是写在结局。欣赏完一年的好景，体验了寒来暑往，该是秋收冬藏的日子了。冬天，总是居家为主，所以在处世为人里也多有温柔的隐匿。不喜欢张扬，避免浓烈，清淡出尘，从容入世。局促与乖张，焦灼与疏狂，此刻都远去，只剩下一颗素心，一盏幽兰香的茶。

冬天不用繁复的装点，一条质地柔

软的米白色围巾，让我觉得安全又舒适。围巾可以有很多系法，无论哪一种，都让你整个人显得温暖又治愈。天气干冷，可以把头发剪得短一些，刚好遮住耳朵和脖子，学生时代日本电影的回忆又再一次翻出来晾干抹平。文艺片里的大雪一下，冬日的美好便如期而至。

总是可以在最冷的时候回家，路过学校旁边的奶茶店买一杯从前最爱的热饮，便宜得在大城市不敢想象的价格，让快乐唾手可得。店里的装潢变了，老板没变，乡音不改，热情的寒暄永远在原地等你。

带着辗转四季的行李，回到出发时的地方，把冬埋进浅浅的笑涡，这大概就是旅途的意义。

当然，在今天已不可再现我儿时的那种冬天气氛、情景和乐趣，但触景生情会勾起我无比的怀念和对雪静谧氛围的一份迷恋和陶醉。现在的孩子，没有时间也难以自发地聚集到一起踏雪寻乐了，对下雪的情景表现的也比较淡漠，不具有我们小时候那种喜雪、乐雪、玩雪的浓厚兴趣和自由的空间。在现如今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雪在许多地方已不再是冬天的标识了，人们也很难看到那种千里冰封的雄浑气势，雪也确实不像从前厚厚的差不多盖一整冬那么严寒冷酷，那样的受人观赏。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依旧喜雪、乐雪、玩雪的情趣兴致。因为雪的特质没有变，还是那么晶莹的动人心魄，有着令人怜爱的祥瑞与温婉，何况下雪的样子很美。

可以说，家乡的雪，是落在我生命里的歌，飘落过多少雪，就有多少难以忘怀的快乐记忆，即使在今天的落雪已少，但它依旧是四季分明，落在我心里最长的一季。

寒潮来袭，气温急剧下跌。淡淡的日子，终于在岁末有了冬天的味道。书桌上的日历，不经意间已翻到了尽头，这一年所有的过往都成了生命中的光影。

转头望窗外，阳光梳理着大树稀疏的身影。我张望了许多天的大榆树，叶子已撑不住，掉落了，树枝也愈发“简洁干练”起来。风过，一片叶，再一片叶，飘飞，似写意的画。窗外的小区，这个时候的景恰到好处，地上铺着褐黄的叶，点缀着绿色的草，一株两株不知名的小花，不畏严寒，勇敢地露出一两点点的红来装扮新年。

有一个好友总是乐呵呵的。别人问，整天笑眯眯的，乐呵啥？他的回答让人哑然：“我也不知道呢。”乐也是一天，愁也是一天。生命有限，一年不过四季，人生不过百年。谁没有烦恼，谁能事事如意？只要有阳光，就能看四季的花开花落，绿叶叶枯。人生之途，多崎岖，难有一路平坦，一帆风顺。那就穿着平底鞋走吧，一步一步，走实走稳，行稳致远，踏出自己的道来，迎来的每一缕阳光都是新年的曙光。

回首岁月，生活不易，诚如一位作家所说：“这世上，总有比苦难更大的苦难，比厄运更大的厄运。”单位的同事，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要还房贷，算计孩子的奶粉钱，还有老家父母的医药费，让人都替他愁得慌。但他从不抱怨，把“命运”当作一个动词，没有光耀的背景，只有打拼的背影。有同事大学毕业多年，四十多岁还是个普通员工，



养花的最高境界

□刘天文

隔壁王阿姨对各种花草的典故、传说、俗语能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且独具慧眼，从不同视角或细微之处，阐述独特新颖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在小区里可谓家喻户晓。

看到小区里的那位业主买了花或绿植，王阿姨会主动趋近，还会把这株花草相关的诗词一首一首吟哦，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精神盛宴。谁家的花萎靡不振，或叶片暗黄干枯，只要请到王阿姨，经她手一番整治，生病的花几天后便康复如初，神奇之极。因此，王阿姨被尊称为“花姑”。

王阿姨这么会养花，都以为她家里一定是“花山花海”。其实，去过王阿姨家的人都知道，她家里连一盆花都没有。很多人大惑不解，但也有明白人，感叹道，别人养花，都是养在盆里，王阿姨养花，是养在心里呀！

小区绿化带两棵女贞被大风拦腰折断，树桩刨走，空出大约两三平方空地。王阿姨看到后，把空地平整、松土，捌伤一番，当做花田。小区里常有一些年轻夫妇或经常出差的，对家里的花照顾不够，把花养的半死不活，失去观赏价值，便丢进小区里的垃圾桶。王阿姨

总是把丢弃的花捡起来，栽种在花田，不久，花田便有模有样。

大伙儿的想法一样，都是觉得这方花田，王阿姨一定会精心呵护。谁料王阿姨栽种后就浇了一次水，此后不顾不管，置之不理，全然不符合王阿姨“花姑”的人设，让人大跌眼镜。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没多久，这些丢弃的花，在花田里有的开花，有的抽枝，有的展叶，一片生机勃勃，争着抢着展现生命的美好。

王阿姨当然不会藏着掖着，笑眯眯的作了解释。“花养在屋里，即使费尽心力，也无法建造一个花草适宜生长的环境。在室外，要阳光有阳光，要温度有温度，更为重要的是，花草接受风吹、雨打，甚至烈日暴晒，体魄得到锤炼，生命体征更加旺盛，不用围着它们转，也能生龙活虎。”王阿姨的话，仔细品咂，忽然觉得还有做人的道理蕴含其中，不由对王阿姨更加敬佩。

偶尔在书中读到，“花姑”一词原来还有出处。北宋张宗敏在《花木录》中记载，“春圃祀花姑。魏夫人弟子，善种花，号花姑。”“花姑”之称王阿姨实在是实至名归。养花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花养在野地，任其自生自灭。哪怕是生在最贫瘠、最干旱的野地，努力过，抗争过，奋斗过，即使生命短暂也不虚此生，远比身处温室依赖别人的施舍而活着要有意义的多。

